

## ●印象记

## 诗人将军钟理明

杨运焰

清点书柜,我主编的《武冈诗联》赫然在目。打开书,钟理明(武冈籍,曾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,少将军衔)的“自古武冈多豪杰,吟诗作对涌新人”题词映入眼帘。如今,书还在,人已杳,读着他的题词,读着他寄给我的十几首旧体诗,当时的种种场景又清晰地回到我的眼前。

2004年,我心血来潮,打算利用手头的诗联资料编一本《武冈诗联》,将《都梁文钞今编》未收录的诗联收录成集。我的正在埋头写书的朋友钟连城知道后,当场支持:“好。”但他看了我收集的诗联稿后说:“你应该要把钟理明将军的诗收进来。”我知道,钟将军不但和他同姓,而且和他同是武冈市头堂乡扶冲村的。

我拨通了钟将军的电话,也许都是家乡人,也许在自我介绍中说到我也曾当过兵,引起了他的共鸣,他很热情地回答了我,并答应给我寄诗稿过来。不久,我收到了他用快递发过来的诗稿,我回电话向他致谢,一来二去,我和他熟悉起来。他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,1958年以优异成绩从武冈云山中学毕业,考入了邵阳市二中。他深知机会难得,因此,读书十分用功,并积极参加校内各项政治活动。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,勤工俭学,支钢支农,从

邵水、资江,到铁矿山,都留下过他的汗水和足迹。他曾赋诗云:“十载寒窗受苦辛,囊中羞涩耐清贫。邵阳风雨连源月,学府楼台弦外音。斧铍刀别拦路虎,陶熔鼓铸报国心。朱蕉尚有花开日,不信平生空自吟。”

1961年高中毕业后,由于成绩优异,他被保送到了西安工程兵工程学院,成为一名军人。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省边防前线,从此戍边18年。他曾赋诗云:“谁说好汉不当兵,偏向枪林弹雨行。生死本无预测谱,沉浮哪有现成经。梅香腊月苦寒放,竹翠常年冷暖凝。矢志报国身已许,何时展翅请长缨?”

之后,他的职务变了,但岗位没变,依然战斗在南疆边关。他写下了戍边诗:“南别故土到天涯,云海扎根胜似家。跃马扬鞭保社稷,走村串寨话桑麻。昼巡栈道寻踪影,夜卧丛林待魍魉。铁壁铜墙血铸就,何人敢碰我中华。”

他为国尽忠,却不能在慈母前尽孝。慈母去世,他只能以诗为悼:“拳拳承诺变空言,游子归来哭旧莹。枕上犹存慈母泪,床前不见野麻团。洪恩未报常遗憾,好梦虽圆却寡欢。莫怨孩儿相聚少,古今忠孝两难全。”

后来,他被保送到北京军事学院(现国防大学前身)高级指挥班学习。毕业后,任贵州

省军区参谋长,1990年被授予少将军衔,1994年3月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,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。他位居高官,却没有一点官架子,以一个普通军人的本色,保持着对家乡父老的深深敬爱。1997年,他回到邵阳,以普通旅客的身份,住在邵阳军分区招待所。邵阳军分区领导得知后,准备宴请他,他婉言谢绝,说:“我这次回来,是私事,不能麻烦当地领导。”他来到母校,与一些同窗好友相聚时,要他们封锁消息,不要张扬。他深情地对老师说:“老师的教育永远不能忘,没有老师的培养,哪有我的今天?”2003年12月,邵阳市二中百年校庆,他怀着对母校的深情,乘飞机赶来参加校庆,并在庆典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后,代表所有的校友,深深地向老师们鞠躬致谢。

当他得知家乡武冈诗联协会编辑《武冈诗联》时,十分高兴地答应为书题词,并寄来了他《六十书怀》的四首诗作。不久,我编的书出来了,也给他寄去了样书。2006年,武冈诗联协会要出年刊,作为编辑之一的我,正想向他约稿。连城告诉我,钟将军因癌症不幸去世了。

钟将军,你放心,家乡的诗友记住了你!

(杨运焰,邵阳市政协文史研究员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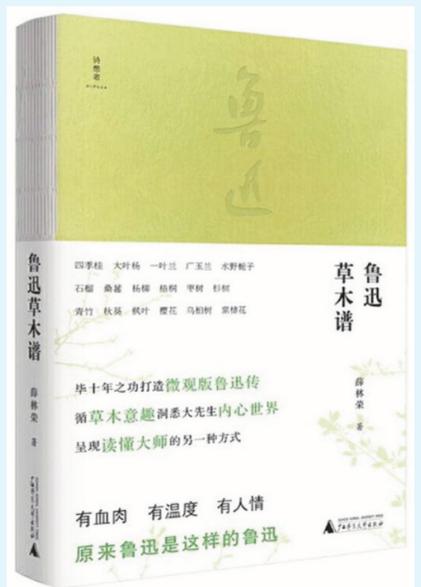
## 六岭书林

## ●新书赏析

## 鲁迅与草木共此生

——读薛林荣《鲁迅草木谱》

赵青新



书中所录并无绝域重译之言,而半为南楚江湘之间代语。郭璞《方言注》曰:“凡以异语相易,谓之代。”有翻译的意思。宋人洪迈《容斋随笔》题此书曰《轩輶使者绝域语释别国方言》。

《方言》的编著者迄无定说,有人说是汉人扬雄。但《汉书》失载,《扬传》也未录入。孙炎注《尔雅》、杜预注《左传》,均引用过《方言》,故《方言》为汉人著作,当无疑义。

我收藏有清人钱绎的《方言笺疏》。清人杭世骏《续方言》二卷,引用典实颇精核。我曾收藏,惜被抄。

## 《释名》

《释名》以同声相谐,依音求文,参校方俗,考合古今,晰名物之殊,辨典礼之异,足可羽翼《尔雅》《说文》,为训诂重要典籍。作者为汉人刘熙,北海人。

但是,明刻以下之本,缺伪特甚。乾隆间,大学者毕沅取群经与史汉书注、唐宋类书、道释二藏校定,又益以《补遗》与《续释名》二卷,终成善本,有益士林不浅。

我收藏有清人王先谦的《释名疏证补》。(易重廉,原邵阳师范高级讲师,楚辞研究专家)

## ●藏书记

## 我与工具书(一)

易重廉

收藏工具书的柜子外边,我写了《论语》中的两句话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”器就是工具。学习我国古代文献,特别是先秦文献,有一些工具书是必须要读,且要认真读的。

知识积累到一定阶段,促进知识向前发展的工具书,自然会应运而生。我国的工具书比较集中地出现的时代应该是汉代。

## 《尔雅》

《尔雅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。“尔”,近也。“雅”,正也。《尔雅》收集的是近乎正统的汉语词汇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曰:《尔雅》共二十篇。宋时,《序篇》已佚,故今只存十九篇。

编著者,有人说是从战国中期到汉初的儒生,具体的作者却没有记载。对《尔雅》和郭璞《尔雅注》有研究的学者共三人,那昂、邵

晋涵与郝懿行。但他们均未见过甲骨文、金文,故其中留有一定缺点与错误,引用时必须经过自己的甄别和鉴定。

我收藏的是《尔雅义疏》,清人郝懿行著。魏人张揖因《尔雅》旧目,博采汉儒笺注与《三仓》诸书作《广雅》,后避隋炀帝杨广讳改名《博雅》,但二名至今并行。清人王念孙为《广雅》作《疏证》十卷,价值很高。我曾收藏,惜被抄,至今无缘再次碰上。

2002年9月,杨琳先生在汉语大辞典出版社出版了《小尔雅今注》。《小尔雅》是从《孔丛子》中发现的,性质与《尔雅》颇近。

## 《方言》

《方言》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地方俗语的字典。

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说它是《别国方言》,但考

## ●读《红楼梦》

## 说说贾琏

黄三畅

《红楼梦》第二回,冷子兴这样介绍贾琏:用钱买了个同知的官位,不肯读书,懂机变、善言谈;本是贾赦的儿子,却在乃叔贾政家住着,帮着料理家务。其后书中对他的描述有太多负面的内容,如一味好色纵欲等,似乎是个十足的“反面人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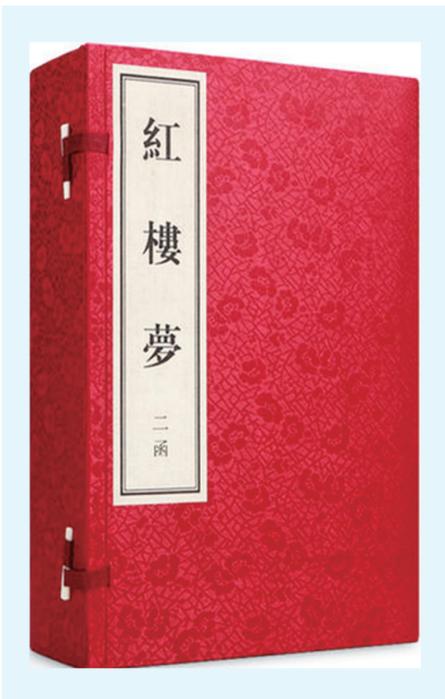
也不尽然,在这位贾二爷的身上,也可以看到闪光的东西。

贾琏确实会办事。第十二回,林如海身染重疾,特写信来贾府要女儿黛玉回去。贾母定要贾琏去送,以后仍要他带黛玉回来。一个“定”字,说明贾母看准了他。果然,第十四回写了,林如海去世之后,贾琏带了黛玉和林如海的灵位到苏州。第十六回就写他带着黛玉安全归来。丧葬的大事有多复杂多麻烦,林如海那边也没有什么亲人,贾琏全权处理,没有能力是不行的。而贾琏一回家,因贾府要建元妃省亲别院,贾政就命人叫他去商议事情,可见贾政也是器重他的。省亲别院的选址方案是他回家之前贾珍他们作出的,他给予了肯定,还讲出了道理,说既省事,盖造也容易,若采置别的地方,那更费事,且不成体统。这说明他能分析问题,不是那种只是随声附和的人。而后来具体负责建造的人,主子是贾赦、贾政、贾珍、贾琏,但贾政不惯于俗务,贾赦只在家高卧,或有话就,便传呼贾琏、赖大等领命。这被传呼的赖大是奴,主要担当恐怕落在贾琏身上了。

贾琏也有关心他人的一面。第六十六回,他被贾政派往平安州去干一件机密大事,路遇薛蟠和柳湘莲,就想起自己的小姨子尤三

姐,便做媒给柳湘莲。柳湘莲和尤三姐确是非常般配的,至于后来发生了悲剧,那可不是贾琏的罪过。贾琏虽在两性关系上不检点,但还是讲感情的。第六十九回,尤二姐“觉大限吞生金自逝”,贾琏搂尸大哭不止,自责“是我坑了你”,还安坛场做佛事。后来还要平儿把尤二姐一条常穿的裙子替他收着,“作个念心儿”。贾琏这种对下层女人的情感,贾府中恐怕只有宝玉能与之相比了。

贾琏也是有正义感的,即便不好说他嫉恶如仇。第四十八回,贾赦叫人各处搜寻好扇子,贾琏看中了石呆子家二十把旧扇子,想买,但石呆子多少钱一把都不卖。贾赦就天天骂贾琏没用。后来贾雨村听说了这事,就讹石呆子拖欠了官银,把他捉到衙门里,要他变卖家产赔补,又把扇子抄了来,作了官价送给贾赦。贾赦拿着扇子,用责备的口吻对贾琏说:“人家怎么弄来了?”贾琏不屑地说:“为这点子小事,弄得人坑家败业,也不算什么能为!”贾赦竟把贾琏打了个动不得。当然,这一次只是父子之间矛盾的总爆发,据平儿说,连日来还有几件小事。是些什么事,不知道,平儿是用同情的口吻说的,很可能是贾琏不愿与贾赦沆瀣一气而让贾赦不高兴。第七十二回,凤姐的陪房旺儿家的儿子看中王夫人的丫头彩霞,求贾琏成全好事。贾琏先也答应打发人去说。后来听说旺儿家的儿子吃酒赌钱无所不至,贾琏就说,既这样,就不给他老婆,还要给他一顿棍子。晚上凤姐问贾琏找人说了没有,贾琏讲了旺儿家的儿子的情况,说且管教他两日,再给他老婆不



迟。凤姐坚持要说成这门亲事,贾琏虽不好反对,但还是说要旺儿他老子好生管教。

贾琏在经济上也应是清白的。第十六回,贾蔷被派往姑苏采买丫环、置办乐器行头等,他就问贾琏要什么东西,顺便带来孝敬。贾琏就批评他“才学着办事,倒先学会了这把戏”,然后很委婉地拒绝了:“我短了什么,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,且不要论到这里。”很有正气。

这么说来,贾琏如果真的去上同知的任,或许还是个比较好的官:有能力处理政务,不会怎样贪脏枉法,对百姓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和关心。

(黄三畅,武冈二中退休教师)

研究一个人,感受他的气息是必须的。假如想起那篇脍炙人口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,或许你会意识到鲁迅对花草树木的热爱。假如更有心一些,或许你会注意到这份爱贯穿了鲁迅的一生。作家薛林荣就是那样的有心人,他从鲁迅的作品和札记里提取了一份密码,以花草树木为切入点,撰写了这部《鲁迅草木谱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)。

这是一部关于鲁迅微观研究的随笔集。薛林荣自述,“积数年之功,以十万言魅力勾勒鲁迅与草木之关系”,文章属于小品文,依时间顺序一一铺排,秩然成谱。为了避免引申转化,不使原意歪曲,文中所涉内容不乏完整引用,或在材料间稍作过渡、略施议论。

这本书邀请我们进行一次漫步,不仅与鲁迅相遇,还与周家大宅的四季桂、夹道的万株杨柳树、上野的樱花、水野的栀子相遇。与鲁迅一起,“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”,听“窗前枣叶簌簌乱落如雨”。在北京,“八道湾的大叶杨有风就响”,兄弟失和之后,鲁迅搬至西三条21号,写下了著名的句子,“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。厦门任教虽仅短短135天,鲁迅亦留下了“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”的记忆。鲁迅一生奔波劳碌,但心眼不倦地张开,“在西安看见很多的白杨,很大的石榴树”;在广州,他与许广平会合,喜悦地说,“水横枝青葱得可爱”。在躺下的大地上,广玉兰是他的墓的一部分。

此外,薛林荣还提示我们留意鲁迅作品的植物描写。比如,短篇小说《高老夫子》两番写出高老夫子和桑树的遭遇,并非闲笔,是为突出人物的虚伪和不堪、窘态与局促。在我极喜欢的传奇笔记改编的《眉间尺》里,杉树林见证了奇特的复仇方式,或者说见证了复仇之前的奇特埋伏。在《药》里,杨柳、红白的花构成了鲜明的植物意象。在鲁迅很多的诗词和随笔文章里,也到处可见飞红紫英、草长莺飞的歌咏或借景抒情的应用。

对博物学的热爱,很早就浸淫在鲁迅的生命里。童年的百草园是他的极乐世界,他渐渐成长为一个小小植物学家,青少年时就能在《蒔花杂志》刊登数篇生物笔记。鲁迅始终热心科普工作,他翻译《药用植物》等外文书籍,帮助三弟周建人编写科普教材,他在1930年就发出了林地沙漠化的警告。正如薛林荣所评价的,鲁迅是一位自觉的生态保护先行者。鲁迅的古典传统文化造诣极深,他曾经工笔抄录晋代嵇含的《南方草木状》,专门研究汉画像中的吉祥植物,日本风物美学更影响了他一生的审美态度,他的版画水准也是极高的。鲁迅是多才的,在他才华的每一个面相里,都有植物的身影在摇曳,摇曳成一片无垠的风景。

很少有人不喜欢花草树木。植物有许多品质,别样的纯粹,坚韧的意志,自由的精神,蓬勃的生命力。对植物的爱,源自我们向外探索世界、向内探索灵魂的努力。鲁迅的精神力量特别充沛,因此他比一般的人更能体会植物的美与天地的奥妙,也比一般人更贴近这纯粹的存在。